

徹底清查周永康迫害法輪功所犯下的群體滅絕罪

【明慧網】繼王立軍、谷開來、薄熙來落馬受審，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被拘捕的消息也在海內外熱傳，而中共依舊企圖以其貪腐、政變、淫亂的惡行轉移世人視線，掩蓋周永康追隨江澤民極力推動迫害法輪功、主導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群體滅絕罪惡。

現在，中共政權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相已在國際社會廣泛曝光，並在國內迅猛傳播，徹底清算周永康及其後台江澤民和曾慶紅、羅乾等迫害元兇欠下的血債是歷史的必然。

從迫害法輪功中撈取政治資本

1999 年 7 月，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真、善、忍」修煉群體的滅絕迫害。周永康在 1999 年至 2002 年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期間，為迎合討好江氏，撈取向上爬的政治資本，不遺餘力地執行其對法輪功「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政策。他授權、利誘和驅使中共暴徒用酷刑、謀殺和失蹤等手段迫害無辜的善良民眾，令四川成為迫害致死法輪功學員最多的省份之一。

他在經濟上對法輪功學員實行殘酷的株連政策：「父母修煉的，子女下崗；子女修煉的，父母下崗，停發退休工資，斷絕經濟來源。」他對迫害頭子和骨幹用遠超工資的非法收入，利誘其對法輪功學員巨額罰款、抄家打劫、強霸其企業財產和土地，很多「六一零」（中共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國保、派出所、鄉鎮、監獄、勞教所、洗腦班頭子大發血腥橫財。

八年血雨腥風

周永康執掌政法委以來，不僅一直以講話和行文的方式，脅迫、操控全國龐大的政法系統對法輪功持續迫害，還頻頻流竄各地坐鎮指揮、督促加重迫害。他以奧運、世博「安保」等為名，一次又一次地加劇對法輪功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歐洲議會在最後一次全體大會上通過了緊急議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體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數族裔團體器官的行為」。

學員的迫害。

在對法輪功學員「百分之百轉化」、「決不放過一個」的滅絕政策下，羅干與周永康對全國政法系統下達指令：「必要時可用藥物介入，採用醫藥方式和臨床實驗方針達到科學轉化之目的。」將對無辜的法輪功學員的生殺大權直接交給各級「六一零」、國保、公安、監獄、勞教所、洗腦班和精神病院的惡徒。惡人的口頭禪是：對法輪功，不講法律。

賀偉華，一位獨立知識分子、自由撰稿人，曾因針砭時弊被關進精神病院。他描述：「在那裡，我親眼目睹那些堅持法輪功信仰的人們遭到暴力毆打、被脫光衣服綁在冰冷的鐵板床上被用藥物摧殘。他們或被打針，或被用膠管從鼻孔插入胃中灌藥。我親眼看到受害者被捆住的雙腳不停地抖動，眼睛上翻，痛苦得好象眼珠子都要跳出來，卻不能夠發出聲音。那些原本活蹦亂跳的正常人在幾天之內就變成了一具具『殭屍』，從此臉色慘白、目光猙獰、表情僵硬、動作遲緩，甚至喪失記憶和思維能力……。這些信仰者的苦難讓人欲哭

無淚，又豈是一個『人間地獄』可以概括得了的呢？」

中共對法輪功的滅絕迫害，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打壓，導致當今中國大陸道德體系全面崩潰，黃、毒、貪腐、黑泛濫，社會亂象紛呈，其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練就的殘酷迫害手段也被延伸用及普通民眾身上，社會變得毫無公正可言。

主導推動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最為邪惡的是，周永康在政法系統主導推動活摘、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薄熙來在遼寧大連當政時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邪惡「創舉」，在羅幹和周永康的組織、推動下，迅速在全國鋪開。中共軍隊、政法系統、醫療系統（包括軍方、武警和地方醫院）和器官黑中介聯手，大肆活摘、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和屍體，製造了這個地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

然而天理昭昭。天懲的序幕已經拉開，王立軍、谷開來、薄熙來、周永康等曾不可一世的迫害者相繼落馬，江澤民、羅幹、曾慶紅等元凶和罪無可赦的迫害者被徹底清算也為時不遠。◇

肝硬化八年久治不癒 修大法從此與藥無緣

【明慧網】1988 年，我被武警學院醫院查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1989 年在北京解放軍 302 醫院住院半年多。1990 年 2 月，被解放軍 302 醫院診斷為早期肝硬化，後被解放軍 301 醫院診斷為肝炎後肝硬化。

患病後沒法上班了，只好病休，這一休就是八年多。天天把藥當飯吃，甚至飯可以不吃（因胃口不好），藥不能不吃。每月都要去醫院看病拿藥，幾乎每年都住院，花錢數萬元越治越重。

「別人忙著陞官，我忙著生病。」這是我對朋友說的自嘲的話。什麼事業，什麼前程，再是武漢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再有本事，身體不行了還能幹什麼？簡直

「我以為我這輩子要守寡呢，沒想到你活過來了！」這是河北廊坊法輪功學員張其平的妻子對修煉法輪功後身體痊癒的丈夫發出的感慨。



張其平，原武警學院部隊管理系教員，副團級。中共迫害法輪功後，河北廊坊市「610」（中共專事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和武警學院對他進行綁架、抄家、非法拘留、降級和強行複員等迫害。

是廢人一個！長期生病對家裡是個負擔，對單位是個包袱，對社會是個累贅，活著還有啥意思？我的精神幾乎崩潰了，不想活的念頭都有了。

1996 年 10 月 4 日，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是我開始修煉法輪功的日子。我煉法輪功不久，就全身輕鬆，胃口大開，睡眠改善，精力充沛。原來上樓喘氣，現在上高樓也面不改色氣不喘。原來到陽台透透氣回來鼻子不通氣了，現在騎電車外出寒冬臘月也不用戴帽子。這是真正的病好了，而且沒花一分錢的學功

費。

自 1997 年以來，我再沒吃過一片藥，沒去看過一次病，為單位省了大筆醫藥費。世界上有哪個醫生能做到讓病人連續十七年不用吃一片藥，不用看一次醫生而身心健康？法輪大法讓我做到了。

2010 年 7 月、2011 年 6 月，廊坊市「610」和光明西道辦事處幾次騷擾我，要我去填「轉化」表、「保證書」等。我告訴他們：我已經在做身心健康的好人，還向哪兒「轉化」？向壞人那兒轉？「保證」什麼？保證不做身心健康的好人？法輪功救了我一命，你們不讓煉不就是要我的命嗎？！◇

【明慧網】我是一個處級幹部，所在單位，按社會上說，是最有油水的地方，管理運輸車輛，又掌握著財權，其實說白了就是通過關、卡、要從車主客戶身上揩油水，作為生財來源。在這種污濁的環境中，人們已分不清善惡廉恥。

在此環境中，我爭強好勝，人尖上拔尖，眼睛向上看；專權為利，唯錢是瞻；得風便是雨，有我滿堂紅，沒我就攪了局，對人世間的紛擾困苦已經麻木了。

我雖然惡業滿身，卻生來信仰神佛，相信人有六道輪迴。一個人獨處時，心裡十分苦楚難耐，見廟就燒香磕頭，心裡常想，這神佛在哪？

1998 年 7 月 1 日，我在公園接二姐，見到二姐從前的病秧子，身體癱軟下不了樓，現在竟飄飄然向我走



來，心裏悠然升起一股敬佩感，心想，她怎麼這麼精神煥發，光彩照人？原來是煉了法輪功。我向二姐打聽：「你說修法輪大法好，好在哪？快說說，那書裡說到世道衰敗、道德敗壞了嗎？說到六道輪迴了嗎？說到如何做好人了嗎？」二姐點點頭說：「說到了，都說到了。」我應允她：「我也煉。」

《轉法輪》，我讀了一

晚上。接著身體就被淨化，煉功時，從口鼻中往出排黃膿水，二十多天裡，公園煉功時，天天往出排，排出去足足有三、四大盆黃膿水，排出後，輕鬆多了，漸漸恢復了健康體魄，我真正體會到無病一身輕的暢快。

隨著身體的變化，思想境界在逐步提高，對權慾名利，也在逐步看淡，不再去爭橫鬥術了。做事開始從別

人的利益著想，努力從「真善忍」的做人角度衡量是非曲直。

有一次，他們扣留幾輛違章運貨車，我只叫其補交車輛管理費，沒有讓罰款，讓客戶趕快把車領回，以免耽誤運營業務。客戶十分感動，幾次三番地要把錢往我兜裡塞，我婉言謝絕，並曉之以理，告訴他，我是修法輪大法的，不能要別人的錢財。他激動地說：「這樣的人現在太少了，大法弟子太好了，你們法輪功真是塊淨土。」

在我們局，主管運營的局長，曾體諒地對我說：「你剛剛把工作理順，按理說挖錢的機會來了，你卻主動要求退下來，我實在惋惜和無法理解，我真佩服你們師父，把你這樣的人都給變了。好人難做啊。」◇

可上吉尼斯的最小板凳

（明慧網通訊員大陸報道）照片中的小板凳，高 1 寸，寬 1 寸，長 3 寸，比手掌還小。作為一個「實用」的坐具，大概可以登上吉尼斯的記錄了吧。你能想到它是幹什麼用的嗎？它既不美觀，也沒有用什麼特殊的材質，更不帶有變化機巧，實在看不出它的實用性在哪裡。但是，它確實是被某些人「實用」著，而且通過它，著實暴露出中共邪惡的「特色」，它是天津梨園監獄為折磨法輪功學員而專門製作的一種刑具。照片中的小板凳是受害人出獄後仿製的刑具。

天津市寧河縣法輪功學員宋之



山，是這個刑具的受害人之一。宋之山修煉法輪大法後，身體好了，脾氣好了，就因為他堅持要做個好人，中共警察就綁架他，囚禁他，還「發明」出這個小凳折磨他。

在天津梨園監獄，為迫使法輪功學員放棄「真善忍」信仰，完成上級的「轉化」指標，梨園監獄的警察可謂絞盡腦汁，邪惡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宋之山不承認自己是犯人，拒穿

猜猜是幹什麼用的？

囚服，獄警就找了四個大個子犯人，把他按倒在地，掐住他的脖子令他窒息，惡徒趁他昏迷當中，強行給他穿上囚服。宋之山蘇醒後，馬上把囚服脫了下來。

惡警採用了更邪惡的辦法，三天三夜不給宋之山飯吃，不給水喝，不許大小便。這一招仍然不管用。惡警又唆使更多的犯人毆打宋之山，誰打得越凶誰減刑越多，刑事犯人招招下手都很狠，每一拳都打得宋之山天旋地轉。宋之山絕食抗議。絕食到第五天的時候，獄警叫來一個強姦犯給他強行灌食。犯人從宋之山的鼻孔裡插進灌食管，一下子插到肺裡，血一下噴出來了。他們怕出人命，才嚇得不敢強行動手了。

於是，在監獄長王鳳山的壞主意下，惡警李遠弄出了一種小板凳。

惡警逼宋之山從早上 6 點半一直坐到晚上 9 點半，坐姿是「三挺一瞪」——身挺、頸挺、頭挺；眼睛不許眨一下，兩腿之間還得夾張紙條，不準掉，否則惡警就用電棒電。遭受這種刑具迫害的人，不幾天臀部就坐爛了……宋之山就是這樣被折磨得死去活來。◇



左：祁亞茹和女兒王緣； 右：掛著尿袋、全身僵直的祁亞茹

迫害成「亞木僵」 黑龍江女子監獄稱「不死不放人」

【明慧網】哈爾濱現年 47 歲的法輪功學員祁亞茹女士，2011 年被非法判刑 4 年，在黑龍江女子監獄遭受殘酷折磨，最後被迫害致全身處於僵直無意識狀態。獄方卻公然說，要到人不行了才放人。

最後直到診斷書上出現「亞木僵狀態，有死亡危險」的字樣時，女監才於 2013 年 11 月 21 日讓家人將把命懸一線的祁亞茹接回家。

2013 年 11 月 7 日，祁亞茹的家屬費盡周折在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中心醫院看到祁亞茹，那時她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整個身體僵硬，面部也僵硬，牙關緊咬，雙目緊閉，身上插著尿管，脖子上有紅色的痕

跡。她大姐扒她的眼睛，只看到白眼球，看不到瞳孔，眼皮也發硬，人沒有半點反應，毫無知覺。家屬受刺激，其中一人當場暈厥。

家屬堅持要接人回家，反覆與監獄刑罰科科長李麗華交涉，李麗華語出驚人：「（等祁亞茹）真不行了，我們連夜出手續讓她回家。」家屬真被逼急了，一次次去監獄要見獄長要活人，並不斷上告。監獄堅持說檢查沒大毛病，達不到「保外」標準，不能放人。直到十四天後，監獄才於 11 月 21 日將被診斷為「無神經反射、全身處於僵直成亞木僵狀態，病情危重，有死亡危險」的祁亞茹推給了家人。◇

中共花巨款辦 「洗腦班」

（明慧網通訊員湖北報導）2013 年 8 月分，在湖北咸寧市「610」和政法委頭目姚雄指揮下，開始籌建的「咸寧市法制教育基地」（洗腦班），在咸寧市勞教所裡掛牌「咸寧市法制教育基地」，計劃用三億元迫害全市縣法輪功學員，並從武漢「關愛協會」要了三個女人，給她們發工資，每人每天 80 元，強迫法輪功學員在「決裂書」上按手印一個獎勵獄警 2 萬元。全國各地迫害法輪功的「洗腦班」五花八門，中共花百姓納稅錢迫害民眾，咸寧市只是一個縮影。

十五年漫長而心碎的分離

【明慧網】泛黃的照片里，幼年的王曉丹依偎著爸爸笑得無憂無慮。她不會知道長大後自己和爸爸會有如此漫長而心碎的分離。

王曉丹的父親王志文是原北京「法輪大法研究會」義務聯絡人。他是 1999 年 4.25 中南海萬人和平上訪中，會見中國總理朱鎔基，並與之交談的幾名法輪功學員之一，也是 1999 年聖誕節期間被非法判重刑的四人之一（被非法判處 16 年徒刑）。

王曉丹 8 歲時父母離異，父親王志文單獨將她撫養長大，於 18 歲時送她到美國留學，自此一別十五年。最初在異鄉清苦孤身奮鬥的她，全靠父親的來信給她精神鼓勵，而父親的一言一行，不但是她記憶中的珍寶，更是她人生道路上的楷模。如今她也和父親及祖父一樣，是個土木工程師。

父親的被抓，對於未經世事的曉丹來說，真是晴天霹靂，四個月渺無音訊後，在電視屏幕上第一次看到憔悴、但坦蕩的父親時，曉丹的心都碎了。她一遍遍地撫摸著電視屏幕上父親蒼老的面容，內心反覆吶喊：「為什麼修煉真善忍的好人，卻被抓捕判刑？」



幼年的王曉丹和爸爸

「親戚去探望他的時候，買給他的一份飯菜很快吃完了，再買一份飯菜又很快吃完了。我想他在獄中沒什麼吃的。」「（父親被關押）一開始的時候，被打得很嚴重。十指被插上竹籤，骨頭被打碎了，牙被打掉了，不讓睡覺，經常被打。」說到此，曉丹泣不成聲。

「那個時候我給姑姑打電話，姑姑問我要捎什麼話兒？我說：只有一句：爸爸，我支持你！後來聽說她帶到了信兒，怎樣的酷刑折磨，他都沒有屈服，他一句話都沒有說，只是喉結上下哽咽，眼睛濕潤了……」

「在我的婚禮上，我們在父親的空位上擺了一枝玫瑰花，以此代表他的出席並表達我們對他的尊敬。我一直將這朵玫瑰花保存完好，準備等到與父親再相見那天，能親手送給他，並告訴他其實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2013 年 12 月 5 日，在美國國會舉行的人權聽證會上，曉丹難過地舉起一小段父親在獄中親手打磨光的小樹叉。這是 2 個月前，國內親友在探訪父親後輾轉帶給她的。「15 年來，這是我唯一從父親那得到的東西。」「這傳達了一種精神，這是我與父親的一種聯繫。」

背景資料：1999 年 4 月 25 日，出於對政府的信任，法輪功學員集體到位於府右街的國家信訪辦上訪，而信訪辦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訪過程中，法輪功學員極其的平和安靜，沒有標語、口號，對當地的行人和交通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可後來中共為了給全面迫害大造輿論，卻將法輪功學員的和平上訪描述為所謂「圍攻中南海」。事實上，當天總理朱鎔基在中南海門口接見了法輪功學員代表，並使部分問題得以和平解決。真有圍攻的話，總理怎麼可能出來接見？這都是中共造謠，為迫害找借口。◇

巴克斯特的植物心靈感應實驗

1966 年 2 月的一天，美國測謊儀專家巴克斯特在庭院澆花時，一時心血來潮，把測謊儀的兩極接在一株牛舌蘭花上，並向花的根部澆水。他驚奇地發現，在電流計圖紙上，自動記錄筆記下一大堆鋸齒形的圖形，這種曲線圖形與人在高興時感情激動的曲線圖形很相似。

巴克斯特隨後改裝了一臺記錄測量儀，並把它與植物連接起來。他構想了對植物採取一次威脅行動：用火燒植物的葉子，一瞬間在心中想像了這個燃燒的情景，記錄儀瞬間就發生了變化，在表格上不停地掃描，表現

恐懼。植物能知道人在想什麼！因為巴克斯特此時根本沒有任何動作。後來他又重複多次類似的實驗。比如，當他假裝著要燒植物的葉子時，圖紙上卻沒有任何反應。植物還具有辨別人真假意圖的能力。

巴克斯特又做了很多實驗，發現植物還能夠窺測人細微的心理活動，從而判斷出人是否在說謊。巴克斯特對一位記者做過這樣的實驗，他要求這位記者在植物面前不管事實如何只做否定回答。巴克斯特開始詢問記者的生日，一連報出七個月分，其中一個與記者生日相符，儘管記者均以



否定回答，但當那個正確的日期他也予以否定時，植物立刻做出明顯的信號反應。

古人講，思念一動鬼神知。關於植物的科學實驗讓人感到，「善惡出一念，天地盡皆知」這話有著更深的內涵存在。◇